

长征 长征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

陈虎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
荡气回肠的雄壮史诗

长征长征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

陈虎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征长征.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 / 陈虎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00-12493-4

I. ①长…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②红二方面军—史料③红四方面军—史料 IV.
①K264.406②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842号

出版人: 李清霞
责任编辑: 董维东
助理编辑: 赵宁
责任校对: 路晓箭
封面设计: 胡白珂
责任印制: 彭军芳

长征长征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

CHANGZHENG CHANGZHENG HONG ER、HONG SI FANGMIANJUN
CHANGZHENG JISHI

陈虎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75毫米×252毫米 1/16
印张 32.5
字数 468千字
书号 ISBN 978-7-200-12493-4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举世闻名的长征，用比较准确的定义描述应该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这4支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踏上了西征的道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一年之久。红二十五军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之后一个月，从河南何家冲出发，历时10个月，于1935年9月中旬抵达陕北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5月初撤出川陕苏区算起。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会师后的两大红军主力原计划合成一股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苏区，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在包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而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道扬镳，率

红四方面军全部及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即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南下川康。这支部队南下行动受挫,退至西康的甘孜一带,于1936年6月与到达该地的红二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始于1935年11月下旬,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红二方面军由从中央苏区转移来的红六军团和原在黔东坚持武装斗争的红三军组成,当时称“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7月初被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穿越草地,向甘南前进,8月上旬攻占甘肃腊子口,进入哈达铺,之后又分为两路军,红四方面军为左,红二方面军为右,分别与南下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此时已是1936年10月中旬。至此,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期两年的万里征程画上了一个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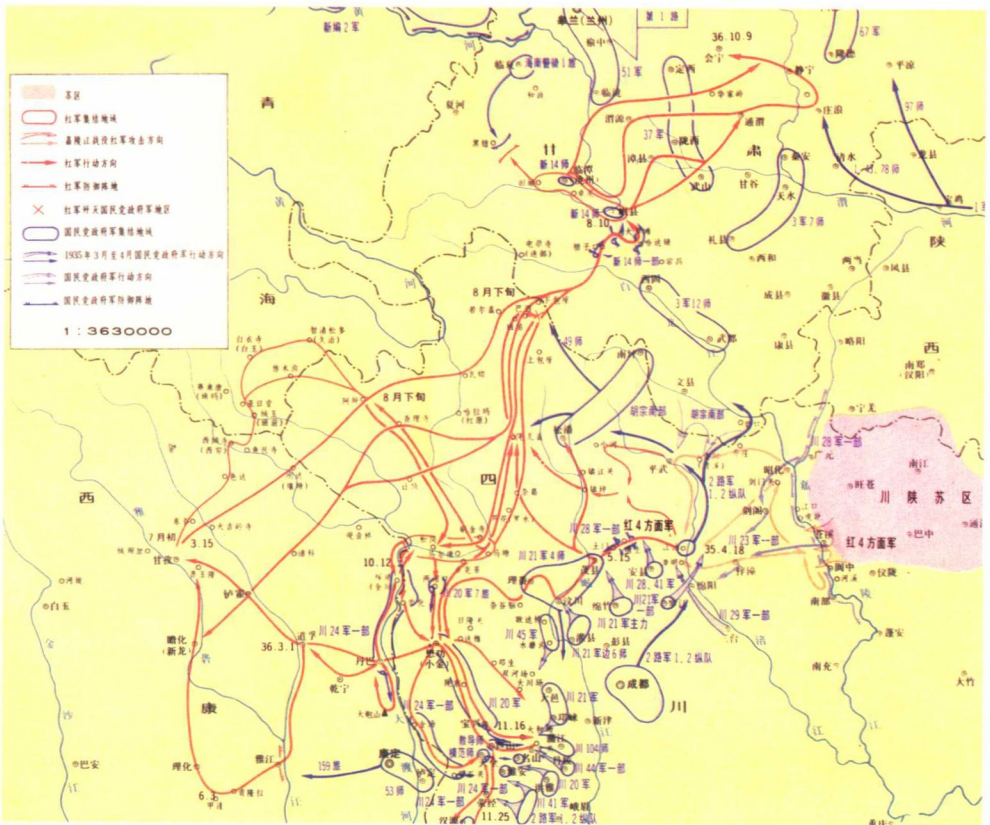
本书记录的是从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其长征道路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时间相同,也是369

天。为了确保史实的真实，本书资料不仅来源于参与此次长征的当事人写的回忆录，还参考了当年这一期间红军和国民党军大量的档案材料，诸如两军的文件、军事行动电文、报纸等。特别还引用了一些当事人亲笔写的十分珍贵的日记材料。

长征过去近80年，它的传奇故事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或编成歌曲，广为传播。而一般来说，这些艺术作品表现的大都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却鲜为人知。其实这两支部队369天的长征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样——困苦、曲折、悲壮、撼人心魄，而且同样富有传奇色彩。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目录

- 001 第一章 一方面军陕北立根基 四方面军乘胜下川中 (1935年10月)
- 019 第二章 二方面军惜别根据地 四方面军受阻转防御 (1935年11月)
- 059 第三章 二方面军湘境甩追兵 四方面军浴血守山川 (1935年12月)
- 099 第四章 二方面军黔境过年关 四方面军艰难度严冬 (1936年1月)
- 139 第五章 二方面军进军黔大毕 四方面军撤出天芦宝 (1936年2月)
- 177 第六章 二方面军转战乌蒙山 四方面军挥师入西康 (1936年3月)
- 219 第七章 二方面军抢渡金沙江 四方面军驻足康道炉 (1936年4月)
- 257 第八章 二方面军翻越大雪山 四方面军驻地盼友军 (1936年5月)
- 297 第九章 二方面军兵发甘孜城 四方面军喜迎新战友 (1936年6月)
- 337 第十章 四方面军北上分三路 二方面军跟进两纵队 (1936年7月)
- 379 第十一章 四方面军挺进岷洮西 二方面军走出大草地 (1936年8月)
- 421 第十二章 四方面军徘徊黄河东 二方面军进军陇东南 (1936年9月)
- 463 第十三章 四方面军北上抵会宁 二方面军转进将台堡 (1936年10月)
- 495 红二方面军组织序列
- 497 红四方面军组织序列
- 502 参考书目
- 505 后记

Chapter One

第一章

一方面军陕北立根基

四方面军乘胜下川中

(1935年10月)



星期六 农历九月二十二

1935年10月19日是一个星期六，农历九月二十二，距中国的节气霜降只有5天了。陕北高原已是秋风瑟瑟，凉气袭人。但于当天随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下简称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在摆脱了敌人骑兵纠缠，抵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心情平静多了，当天晚上他在发给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第一次用“彭司令员”4个字取代了多日一直使用的“彭”。抵达陕甘苏区的陕甘支队指战员们的心情也同毛泽东一样好，随陕甘支队东进的童小鹏这天的日记写得非常多。他说：“回忆去年的今日，正是出中央苏区的一天，到今年的今日恰恰是一周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走遍了西南、西北的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陇、陕等11省，饱尝了各种天险途径与艰苦生活……而在周年时进入陕甘苏区的边疆，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纪录空前伟大的事业！”

而此时的陈伯钧却十分悲切。陈伯钧原为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参谋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所属第九军任参谋长，由于不满张国焘分裂中共中央、分兵南下的政策，此时刚刚被解除该军参谋长职务，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中任了一个闲差，名为“主任教员”。此时红军大学正驻军川西中阿坝地区。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特别用括号标明10月18日是“突围周年纪念”。陈伯钧在这篇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今天，正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是日，风大雪融，地面潮湿，未出去演习，只是摆沙盘。”

而率军南下的张国焘这天心情特别好，因为他主张的南下方针第一个战役计划，即《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打到当天已胜券在握。这个战役计划是10月7日开始执行的，其部署是以红军主力分成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南进，抢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进行得相当顺利，11日占绰斯甲，12日占绥靖，13日占独松，15日占崇化，16日拿下丹巴，16日

当晚又袭占达维，矛头直指懋功。当天下午，张国焘在给阿坝警备区首长的电文中，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说：“我军于占崇化、绥靖后，现又占领丹巴、懋功，敌刘文辉、杨森部均被击溃，俘虏甚多，现正向天全、芦山追击，请向全体战士宣传这伟大胜利。”张国焘在电报中还提到：“阿坝部队须速南移，以便多集中兵力向南进展。”



星期日 农历九月二十三

昨天，张国焘致电阿坝警备区首长，一方面通报前方战事非常顺利，一方面要求阿坝部队迅速南下。此时的阿坝警备区辖第三十一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后方机关、工厂、医院等，也都在加紧做好南下准备。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这天红军大学驻军中阿坝。陈伯钧描述这天的气候是“晨霜，晴”，不过下午又刮起了大风，天气转阴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得无线电消息，南下军已占领丹巴、懋功，击溃杨（森）^①、刘（文辉）两敌，正向天全、芦山方向追击。”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载，这天上午红军大学还在正常上课。陈伯钧说：“是日上午，上军事防毒课，并准备关于对敌人装甲车战斗的讲授课程。”而下午接到命令，红军大学明天行动。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当即宣布停课，准备干粮……真是静久思动，忙个不停。”当天，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第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电报说：“确息，杨（森）敌高（德州）旅向夹金山退，达维邓（锡侯）敌一团极动摇，望查明敌情相机消灭达维、日隆关敌。得手，速先以一团乘势占巴郎山、邓生，大大向三江口灌县佯攻，并准备一团策应。火速以一营占夹金山，余集达维待命。”正文之后，电文补充说道：“三十军、二十七师已占懋功、达维，消灭杨森两旅，缴人枪各千，轻机20余，正猛追。”而两天前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还在下令让第二十军杨森部死守懋功、宝兴、芦山、天全一线。而根据负责电台工作的中革

^① 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本书中的引文（电文、报纸、文件、日记、回忆录等）内容，特对个别字、词进行了括注。

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伍云甫的日记记载，他们于10月16日由卓木碉出发，翻过梦笔雪山，于当天赶到绥靖。而南下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此时离懋功已不远了。前一天，朱德、张国焘还致电红二、红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向他们通报军情说：“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对于红二、红六军团未来的行动方针，电文说：“我们只做一些建议，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电文并没有提及陕甘支队的情况，自从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后，一直保持与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身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的联系。



星期一 农历九月二十四

南下红军发动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七师在占领达维后，继续向东挺进。时任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军长的邓锡侯在一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中说道：“10月18日，匪^①以主力攻陷抚边，向懋功突窜与杨（森）军激战于懋功、老营、别思满沟、猛古桥一带。”对当天的战斗，邓锡侯是这样描述的：“21日，自辰至未，匪前后约600余人由正面来犯4次，突破我第一层工事两次，均经击退。未正（即14时）匪约七八百人分向左、右高山隐匿突窜，以抄袭我后方。是晚亥时（即22时左右）大雨雪，匪约四五百人从长平沟抄至日隆后方之万人坟附近，将交通线截断。”邓锡侯在报告中不得不承认：“我因伤亡甚大，不得已猛冲一点，突出重围，在巴郎山布防收容，以待后援。”根据邓锡侯的描述，第二十七师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于当天夜里攻占巴郎山的。

前方战事进展顺利，指挥部及后方部队也随之南下。根据伍云甫的日记，他们当晚进驻绥靖，当地是晴天，入夜下了一阵雷雨。陈伯钧对当天天气的记

^① 为保持国民党电文、报纸的原始性、完整性，电文、报纸中的“匪”“共匪”“伪”等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称谓不特加引号。

载和伍云甫一样，白天是晴天，“黄昏雪雹，夜雨及雪”。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行军。由中阿坝经下阿坝，粮食第一站、第二站到四门坝，约70里。”他对当天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3时许起床后，我们即预先乘马去下阿坝至九十一师师部吃早饭……天晓，红大队伍已来，我们才一起出发。9时前天寒雾大，耳鼻手足均为之冻僵。13时许抵四门坝……”陈伯钧说当天他们在此地举行了一次庆祝红军南下胜利及慰劳伤病员的大会。他在日记中还描述：“将黄昏，风大作，下大雪雹。”

这一天，到达吴起镇的陕甘支队起得很早。童小鹏在日记中记载的“晨2时部队已出发”，为的是给紧随红军之后不断骚扰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个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两天前，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赶到吴起镇商议行动方针做出的决策。亲历战斗的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杨成武回忆，这是一场痛快的伏击战。他说这天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部队就进入了伏击阵地。8时许，敌人的骑兵部队出现了，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突然“啪”的一声，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杨成武写道：“刹那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根据童小鹏的日记记载：“今天我攻之敌为三师一团，六师二团，三十五师一团、四团，均为骑兵，一打就垮，缴获人马各200余。敌尾追我许久，今日被我打他一个回马枪，使他往后跑，的确痛快得很。”为此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星期二 农历九月二十五

前一天，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西北对追击的国民党骑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根据林彪、聂荣臻给彭德怀、毛泽东的电报，被击溃的是国民党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林彪、聂荣臻形容此次战斗“经过甚短，伤亡、缴获均甚少”。童小鹏在21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可惜未多缴人马作为给二十五、二十六军的见面礼！然而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倒是很大的意义。”杨成武

在回忆录中也说：“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当天，林彪、聂荣臻发电给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参谋长左权，命令部队“以吴起镇为中心分驻进行整理训练，征集材料，发动群众”。

而南下红军于当天连克日隆关、巴郎山、邓生等地，宣告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胜利结束。历时10余日的战役总计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3屯，以及达维、日隆关等重镇。

作为南下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对自己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有这样的描述：“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点，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徐向前特别提到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连续作战，疾进500余里，打得最出色，夜袭达维之战，行动秘密、神速，当部队摸进街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上穿衣服，仓皇逃走。”

然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作战近半年之久，并两过雪山草地，减员很大，且未得到很好的休整。但急于想实现“赤化四川”的张国焘不顾这些客观情况，被刚刚取得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胜利冲昏头脑，当天颁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该计划决定以第四、第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取天全；以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为中纵队，抢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方向发展；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分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外，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番，占领威州。这一部署，以主力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县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荣经、灌县方向则采取佯攻姿态，以配合主力行动。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载，当天他随阿坝驻军继续南下，由四门坝到党岗，走了约15里。这年冬天来得非常早，这天又是大雪天，不知道是个什么兆头。



星期三 农历九月二十六

进入吴起镇的陕甘支队于21日在当地狠狠教训了一下追赶、骚扰红军的国民党骑兵，此役虽然缴获不多，但重创了敌人的士气，追兵不敢再轻举妄动。这两天，陕甘支队政治部连续发文给部队，前一天发给连队讲话材料《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今天又发布了《最近半月政治工作要点》。该要点在“关于政治动员”一款中提到：“向全体指战员解释，由于我们已经进入苏区，和21日在吴起镇附近击溃敌骑兵四团的胜利，结束了敌人的‘追剿’。从前我们是处在无后方的游击战争中，今后我们就有了后方，有了依托。以提高指战员的决心和勇气。”这两天，童小鹏日记中写得很简短，昨天只写了两个字“休息”，今天写的是“移杨清川口（20里）”。

眼看被“围剿”了一年的红军激流归大海，蒋介石无可奈何，再度拾起有奖擒拿的老招。国民党《中央日报》近日称“陕省府奉蒋委员长令重申擒匪首赏格”，标价是“毛泽东生擒10万元，林彪、彭德怀生擒6万元，献首4万元，博古（秦邦宪）、周恩来生擒5万元，献首3万元，其他伪中委、军团长、师长，生擒3万元，献首两万元或者著名之匪首，亦照前颁赏格给赏”。

对于在四川的战事，国民党《中央日报》近日发布这样一条消息：“川匪窜青饿死千余。”而对于南下红军发动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让川军损兵失地一事却只字不提。但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在《关于日隆关、撮箕桥战斗经过的报告》中，对从18日以来发生的战斗却有这样的记录：“23日，李硕在巴郎收容，得残余部队约6连，追击之匪为七十三师。全师3团，于辰刻（即8时左右）继续猛攻我正面，同时另以一部抄断向阳坪。不得已，用兵两连牵制正面之匪，亲率余部对向阳坪之匪猛冲，因众寡悬殊，层层被围，官兵舍死冲至邓生，又被匪截击，我伤亡枕藉，势甚危殆。”

此时，南下红军已乘势执行新的作战方案，即《天（全）芦（山）名山（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而且来势更加凶猛。而在阿坝驻守的南下红军后方机关根据张国焘的命令，今天也开始南移。张国焘要求红军大学全部“即经按坝、四大坝、党岗到绥（靖）”。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

载，红军大学是20日得到此命令，21日启程，当天由党岗经文坝、好角外、耳子根到耳子根前15里之乡村卡尔基宿营。这两天，时有雨雪伴随。陈伯钧在这天日记的结尾处写道：“夜静风停，满天星斗，又复人间美景。晚应同志之请，高歌数曲，以泄胸中郁气。”



星期四 农历九月二十七

1935年10月24日是一个星期四，农历节气霜降。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载，这几天川西北的阿坝一带天气时阴时晴，雨雪交加，而且时有大风。对当天的天气，陈伯钧是这样描述的：“10月24日，阴，午后微风，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行军。由卡尔基经孟根到理冲，约50里。出门四五里，即钻老林，过陡崖，骑马一两里，衣服被刷烂，经陡崖，遂下马步行。”红军大学抵达孟根时已是24时以后。

而对于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而言，这天不是霜从天降，而是红军从天而降。他对这天的战事是这样描述的：“24日，李勋（伯）团奉命率两营及陈（麟）团之罗营前进至撮箕桥阻匪东窜，行达新店子、三道桥间，据探报，匪一股由龙岩沟、阴山向我右翼抄袭，已到蚂蟥塘附近高地，同时匪攻我撮箕桥甚烈。”邓锡侯称“匪众我寡，已呈不支状态”，尽管“飞令正面部队节节紧缩阵地，陆续撤退，匪亦跟踪追至”。他称这天的战斗伤亡极大，情势迫切，遂飞报请援。但援军刘耀奎部以“隘路深沟中，侧敌增援，运动展开均感困难，复有遭各个击破之虞”为由，无力伸出援助之手，邓锡侯无奈，只得严令李勋伯团尽力支撑。

邓锡侯的报告认为在当地与国民党军对峙的是“伪七十三师”，根据考证，南下红军中并无此番号。而根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记录，这一仗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打的。当天，南下红军新的战役，即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已拉开序幕。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为此次战役的左纵队，任务是除以一部分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扩展，威胁灌县、大邑之川军。而作为战役右纵队的第三十二军，当天也从懋功出